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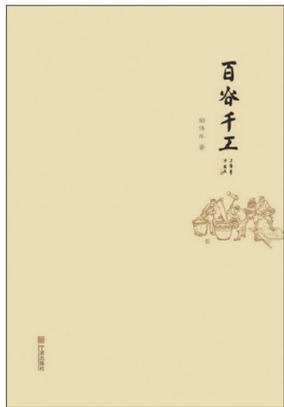
三味书屋

换一种方式惜物恋旧

——郁伟年《百谷千工》读后

楼晓娟

可曾记得，小时候外婆手上那几乎被磨平的搓衣板，那是用柔软的布和看不见的时光不断搓揉的结果。正如水滴石穿一样，久而久之，原来方的棱角被磨圆了，原来深的槽也被磨平了。听老人们说，从前有专门打搓板的手艺人，会把旧的搓衣板翻新，让钝而无力的木槽重新棱角分明起来。经过几次以旧换新，搓衣板渐渐变薄，直到中间断裂而完成使命。



长大后，每次回乡，看见越来越多的老物件静静地躺在犄角旮旯。有些老物件由于自身的坚固耐用或美学价值，有幸被人继续使用或收藏，人们用人民币的厚度丈量着它们的价值，如骨嵌的齐榫，恰巧用黄梨木做的算盘，工匠精雕细琢的印糕板。而它们中的大多数没那么幸运：窝在田间地头的捣臼积满了雨水，水里飘着发臭的绿色泡沫；离开了谷物太久的土箕被弃在柴间，由于竹篾已发脆，随时会被主人清扫出门……先进行代落后，劳作从手工走向机械化，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些充满着人间烟火气的旧物，如今最大的功用是撩起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近日，宁波市文联主席郁伟年著的《百谷千工》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此书讲述了81件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农具和生活器物：印糕板、元宝篮、油布伞、弹花弓……这些老物件，传承了百谷千工的工匠精神、循环简朴的生活方式，它们都曾为百姓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也在民俗文化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翻看《百谷千工》，过去的岁月仿佛又鲜活了。结婚的时候，母亲给我置办的嫁妆里有只铜火镬，让我印象深刻，这是她在婚庆市场买的，尺寸比我记忆中用过的要小很多。

记得小时候过去年去外婆家，土灶里总理着一些带着火星的炭，扒一些炭装在铜火镬里，盖上盖子。巧手的外婆还给铜火镬做了布套，感觉到暖意温润而细腻。这时候如果还想煨一条年糕，而炭火不够，就去邻居家的灶台里煨。捂着铜火镬，吃着煨年糕，坐在长板凳上，看外婆在院子里的阳光下铺上竹垫，放上厚被子，戴上顶针，穿针引线。邻居大爷挑着便桶从田间浇完大白菜回来，用拗斗从大水缸里舀出冷水，兑上从灶头的汤锅里舀出的热水洗把脸。邻居大娘掸着晾杆上半干的粗布衣裳，发出有质感的“砰砰”声。母亲将白篮里晒干的汤果粉丢进杭州篮里，挂到房梁上。行贩扁担挑着两箩筐乌贼蜆来院子里叫卖，在井边洗衣服的大婶放下棒槌来询价……

再看家里已成为民俗用品的小铜火镬，不时被好奇的女儿拎出来玩。与她的小手相匹配的铜火镬里再也无法盛下炭火，女儿也无法在带有温度的铜火镬里感受木诗中“从前的日色变得慢”的意境。想来，也许可惜，但是日子就是这样，我们换一种方式去惜物恋旧，是对旧物最好的尊重。

郁伟年在序中说：这些东西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你的骨子里，流淌

在你的血液中，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尽管时代变迁，沧海桑田，许多老农具、老物件消失了，但大地留下了它们耕耘的身影，种子嵌入了它们的基因，民俗节庆里仍然有它们烙下的深深印记。

我曾循着作者书中所述去寻找那些淡出生产舞台的老物件，最终在沧海农博园农具陈列馆、鄞州国家博物馆和耕泽石刻博物馆等地找到了通向过去的“大门”。

一家三代人一起去参观深藏在光阴里的旧东西。公公说，这些东西我们年轻时基本“用过”；先生说，这些东西我基本“认识”；推车里的闺女，以后你长大了，能否骄傲地说，这些东西我都“见过”。

冯骥才说，我们怀念往日的激情，怀念那个困难重重的时代身心犹然发烫的感觉。我们怕丢掉昨天的自己，那种对文化的赤诚，那种身上的正能量。因为我们的道路永远像一篇长长的写不完的文章，只有逗号，没有句号。

旧书不厌百回读，旧物不厌百回睹。伴着郁伟年的《百谷千工》，我们回顾，我们发现，我们怀旧，我们期待，我们细数光阴的故事。我相信，它们被冷落，但不是被遗弃，它们被机器取代，却不会被弃如敝屣。

身兼“两美” 知味之言

——由《汪曾祺闲话》想到的

朱峰

秋日午后，窗外细雨初歇。一个人独坐书斋，品读安徽作家苏北先生的新著《汪曾祺闲话》，不由想起了汪先生，这位拥有海内外无数“汪迷”的可爱老头儿、当代的文学大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

汪曾祺被誉为“最后一位文人美食家”。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受戒》《大淖记事》等短篇小说享誉

新时期文坛，而其专以美文之笔法述美食之精华的散文作品，也在文学界自成一脉，蔚然而独秀。

汪曾祺身兼“两美”：美文家、美食家。在他的散文中，谈论吃喝的文章自然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仅吃过各种佳肴美馔，还喜欢亲自下厨烹制特色菜肴，且具有丰富的饮食文化素养，并能以手中的生花妙笔描写各种美食之妙处，道出自己独特的体验。

收在《汪曾祺文集·散文卷》中谈论美食的美文有十六篇，其中《故乡的食物》《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把食物和故乡的风俗人情，或直接或间接地糅合在一起，写得情趣盎然，令人遐思和向往。而《五味》《四方食事》等篇什，所写虽多为家常菜乃至寻常小事，细细品味，却常有韵味之外。如他说“切脍”时，旁征博引，点出其本意是谓“鱼生”：“脍是什么？杜诗邵注：脍即今之鱼生，肉生。”使人一目了然。他还以实例印证，说“生吃螃蟹活吃虾”：“宁波的梭子蟹是用盐腌过的，醉蟹、醉泥螺、醉蚬子、醉蛭鼻，都是用高粱酒‘醉’过的，但这些都还是生的。因此，都很好吃。为什么‘切脍’好吃？曰：存其本味。”

汪老生前曾是《中国烹饪》杂志

的特约撰稿人，他平素爱吃其家乡苏北的醉螃蟹、上海的黄田螺、北京天桥的豆汁、天津的烩海鲜（即烩海参、螃蟹、羊肉）、昆明的过桥米线与汽锅鸡。他像神农尝百草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尝一尝。他认为名厨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做出新菜、新味来。照着菜谱做菜，是没有出息的。比如油条，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嵌入拌有榨菜、葱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锅里重炸，捞出来就特别好吃。汪曾祺说这道菜不妨叫作“塞肉回锅油条”，对此他要申请专利权。他称赞香港有道菜做得别致：用冷布包住鸭肝，滤掉筋头和粗糙部分，把鸭肝汁放到打碎的鸡蛋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味道极佳。

汪曾祺不但善于品尝美食，还熟谙食之五味，而且每每在文字中津津乐道，仿佛以此作为回味，再过把瘾。他说，宁波人爱吃黄鱼鲞烧肉，广东人爱吃咸鱼烧肉，这种搭配很有道理。这是知味之言。他谈故乡的野菜，什么芥菜、马兰、莼菜、葵泥螺、枸杞头，真的是如数家珍，那丝丝缕缕的清香仿佛依然逗留在嘴边。

北京作家洪烛曾有缘与汪老相识并同席共饮，他在某篇文章中回

忆道：“我和汪曾祺同桌吃过饭，在座的宾客都把他视若一部毛边纸印刷的木刻菜谱。听其用不紧不慢的江浙腔调讲解每一道名菜的做法与典故，比听他讲小说的写作方法还要有意思。好吃的不见得擅长烹调，但会做的必定好吃——汪曾祺先生是两者俱佳。蒲黄榆的汪宅我去过两回，每回汪先生都是挎着菜篮送我下电梯，他顺道去自由市场。”

汪老爱逛菜市。他说：“我什么功也不练，只练‘买菜功’。看看那碧绿生香、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买菜成了汪曾祺做菜的第一乐趣。他又以好客出名。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慕名要汪老亲自做一顿饭给她吃。汪老为她做的其中一道菜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汪老解释：“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吃的时候，长足了，但还很嫩，而且我是用干贝烧的。”这话我怎么听都像菜农或正宗厨师的口吻。

汪先生对于饮食文化有研究、有实践、有理论，又有创造，是个真正的美食家。10余年来，每每于西窗下读汪老早年出版的《蒲桥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等，总不免感叹：此等风雅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



时，岂非更应该读点史书？

说得通俗一些，史书就是写历史的书，而历史是过去人的生活轨迹。有人来处，方有去处；知来处，方能更好地去往去处。所以，读史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李世民有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史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对古人的言行找到自身的长处和不足，也可以从曾经发生的事情中找到自己学习或摒弃的要点，让自己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毫无疑问，读史可以知古鉴今。21世纪的人，通过阅读史书，可以以史为鉴，将几千年前发生的故事，在书卷里、脑海里重新回味一遍，了解昔日的文化、语言、风土人情，这是一件很神奇也很美妙的事情。

既有读史之人，必然也有一群记录史实的人。中国古来便设有“史官”一职，史官的职责是对历史负责，用司马迁的话说，便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

录”。《春秋》一书中，“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之句，便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史官秉笔直书、用热血捍卫史实的故事。但后世的史官也有部分是有选择性地“君举必书”，故而，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要勇于存疑。任何一本史书都不是完美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正史之外，我们还应该读一点散落民间的稗官野史，与之互为印证。

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写法，同理，不同的史书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比如编年体通史，以时间为轴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这样的史书，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而它的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其中。而它也有部分是有选择性地“君举必书”，故而，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可以顺着时间这条脉络，厘清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然后对每个事件进行标点，使它回到原来的坐标轴上去。又比如纪传体通史，以人物为纲，按时间顺序连贯地记述各个时代的史实。读这类史书，如同翻阅一部百科全书，能见识很多我们未曾见识过的东西，领略许多我们未曾

领略过的风景，但记事重复是它的一大弊病。此外，还有纪事本末体、国别体等类型，利弊半数，各有千秋。我们在读史过程中应当去芜存菁、去伪存真。

当然，史书并不总是呆板的。譬如《史记》，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半句话说的是它的史学价值，而后半句话则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通常，编撰史书的人本身就是文学家，所以他们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带着一些文学意味。譬如二十四史的编撰者们，司马迁、班固、范曄、陈寿、房玄龄、沈约等，无一不是名重一时的大文豪。他们的文学修养那么高，写出来的东西又岂会寡淡无味？

简而言之，历史不仅仅是供人回忆之用，也不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应该被束之高阁尘封在书卷中，历史是活的，是需要人与之交流的。读史不只是为了读史，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借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似此，读史方有意义。

荐书

《飞行酿酒师》



作为继茅盾、巴金之后的第三任中国作协掌门人，铁凝虽然觉得“短篇小说无论是外在体积或者内在容量，都不能与真正出色的长篇小说抗衡”，但她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30多年前，铁凝以一篇《哦，香雪》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直抵心灵深处，在彰显人物个性的同时，揭示生活的美好，寻找人性的光辉。铁凝认为：“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弹拨沉睡在

这本《飞行酿酒师》，汇集了铁凝10余年间创作的全部短篇小说。作者坚持一如既往的“铁凝风格”，以充满诗意的笔调，回望往昔行止，直抵心灵深处，在彰显人物个性的同时，揭示生活的美好，寻找人性的光辉。铁凝认为：“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弹拨沉睡在

作者	铁凝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8月

我们胸中尚未响起的琴弦；文学更应当有勇气凸显其照亮生命、敲打心扉、呵护美善、勘探世界的本分。”《伊琳娜的礼帽》《风度》《春风夜》等12篇故事，通过看似渺小细碎的日常生活，俯视社会变革下的芸芸众生，伴随着物质与精神的冲突碰撞，描写了人们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以及理想追求，围绕着我认同与价值定位，向读者呈现了一幅世风民情百态图。汪曾祺先生曾这样评论铁凝的作品：“她的小说是快乐的小小说，温暖的小小说，为这个世界祝福的小说。”铁凝热爱文学创作，坚守文学堡垒，以诚挚的语言述说独特的精神体验，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活的暖意，传递着浓重的人文关怀。

文学创作的过程，犹如身负重壳的蜗牛，虽步履缓慢，但勇往直前，在漫长的旅途中找寻精神元气。“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飞行酿酒师》如高山微风，清水长流。

(推荐书友：戴骏华)

《记忆之书》



作者	易彬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7月

木刀，从一个极小的切口进入诗学的广袤天地，并且在折毫割厘之中一步步深入，从而找到通向作家的通道，直至追溯新诗之源头，渐入诗学之佳境。譬如，作者以解读穆旦诗歌为线索，沿着穆旦的成长历程，去推敲穆旦的人生况味，并让其与鲁迅的精神世界相遇，游走在两位文学大家的精神之间，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一隅或中国社会的现实一种。不仅如此，作者还能够从穆旦的诗味中探寻中国古典诗学资源传承的新局势，触摸新诗独特的语言质感。无论是从诗歌的创作之源流起，还是从诗歌的前行方向望去，都不失为一部关于“中国新诗”的匠心之作。

读完全书，会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不禁让我想到，对于沉陷于当下快节奏生活的年轻人而言，诗歌似乎已经成为了被网络文学、碎片化信息所取代的边缘化的文学形式。如何读诗，如何通过诗意的文字读懂诗人的人生况味和心路历程？如何写诗，如何用诗味的语言去表达精神境界和人生思考？这已然成为艰难而严肃的问题。

(推荐书友：沈曦)

《罗马尼亚童话集》



作者	迈特·克雷姆尼茨
译者	孙法理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8月

本书收录了由拥有德国与罗马尼亚双国籍的迈特·克雷姆尼茨整理结集、著名翻译家孙法理先生翻译的11篇来源于罗马尼亚人民的童话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多是具有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因此孩子们能够自然地代入故事中，真情实感地体会故事的耐人寻味之处。无论贵族或是平民，无论贫穷或是富有，无论凡人或是神子者，都富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义终会战胜邪恶”这一古老模式中，这也是引导儿童向善的最早的启蒙。

善良似乎是童话故事主人公的一把万能钥匙，虚荣吹嘘的

“豌豆国王”因一念善心获得了真正的财富，不忍虐待家禽的老头得到公鸡一笔不菲的报酬。善良之外，年轻的勇者在一次次冒险的旅行中，亦为孩子们描摹了正义、智慧、勤劳、孝顺的轮廓，帮助少年儿童丰富知识，培养判断是非与观察的能力，并促使他们拥有更加敏捷的思维。

童话，凭借作者无尽的想象力，在故事中蕴含着最本真的人生哲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初途径。童话世界融入了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富有哲理而变幻莫测的奇异故事中融入了人世间的生活经验与良机妙策。在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中，超越时间的古老智慧，铺排着一次次爱与冒险的旅行，将一颗颗善良纯真的初心，献给每一个初入人世的孩子。

(推荐书友：王莹莹)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